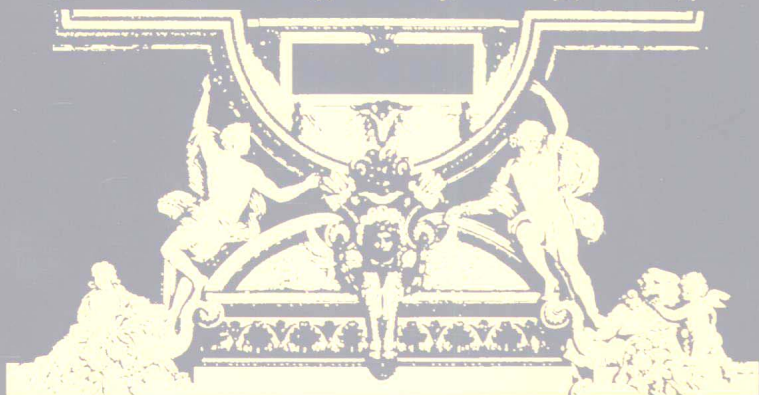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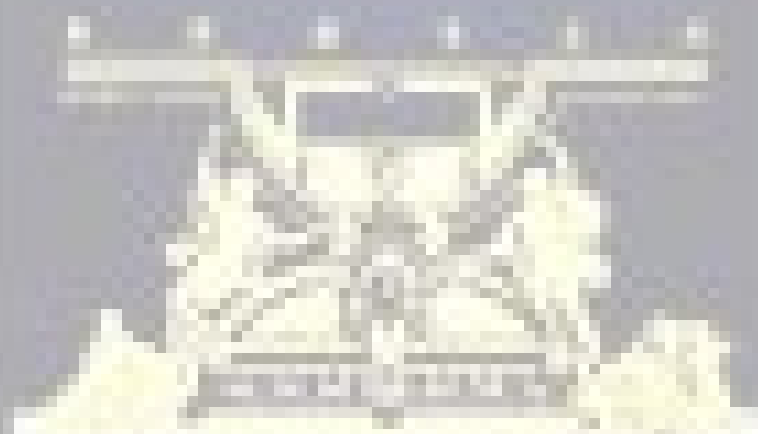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天才

[美] 西奥多·德莱塞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THE WORLD FACTBOOK BOOK COLLECTION

THE WORLD FACTBOOK BOOK COLLECTION

THE WORLD FACTBOOK BOOK COLLECTION

世界禁书文库

天才

(上)

原 著 [美]西奥多·德莱塞

翻 译 李 萧 王明川

世界禁书文库

天才

(中)

原 著 〔美〕西奥多·德莱塞
翻 译 李 萧 王明川

世界禁书文库

天才

(下)

原 著 [美]西奥多·德莱塞
翻 译 李 萧 王明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天 才

作 者:[美]西奥多·德莱塞

译 者:李 萧 王明川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674 千

印张:33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西奥多·德莱塞(1871 — 1945),美国著名小说家。

1871 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贫苦家庭。

1898 年开始文学创作,一年后写下著名长篇小说《嘉莉妹妹》,被称为 20 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之一。因为此书遭禁,遂辍笔十年。1911 年又开始创作,先后写下了《珍妮姑娘》、《金融家》、《巨人》、《天才》、《美国的悲剧》和《斯多噶》等长篇小说。《斯多噶》与《金融家》、《巨人》一起组成了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

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集、游记、戏剧和政论集。

“尤金·威特拉，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为妻，谨遵天主的告诫与她一起生活，无论她有病无病，你都愿意爱护她、安慰她、尊重她、守护她，不娶其他的女人，一生一世只与她相守，终身不离开么？”

“我都情愿。”

第一部 早期

第一章

这个故事的帷幕拉开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九年间，地点在伊里那斯州的亚历山山镇。当时，只有大约一万的居民生活在这里。这座城镇具有的一点儿城市气息，仅仅足以使它脱去乡村生活的足迹。它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家戏院——可以说是一家所谓歌剧院（为什么这样叫，没有人说得上来，因为那儿从来就没有上演过歌剧。），两条铁路，两个车站，还有一个商业区，包括一个公共广场和广场四周的繁华地带。县法院和四家报馆都坐落在广场上。有了这两家日报和两家晚报，居民全都知道生活里不仅充满了当地的和全国性的争端，而且，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有趣事情可做。几片小湖和一条美丽的溪流散落在城镇的近郊——这或许算是亚历山大最可爱的景色了——使它平添了一种秀美气氛，把它

装扮成一个物美价廉的避暑山庄。就建筑方面讲，这座城镇并不是新型的。镇上的房屋，正和那时候美国所有的城镇一样，多半是用木头造的，不过在有些地段，它却设计得挺别致。房子建在大院子里，远离街道，用花坛、砖砌的小径和苍翠的树木来作为舒适温馨的家庭生活的点缀。亚历山大是一座属于美国年轻人的城镇。它的精神是年轻的。几乎人人都对前途充满希望。活着就有劲儿，就有精神动力。有一户人家住在这座城镇的某一区里。就他们的气质和性格来看，这户人家很可以算是典型的中西部美国佬。他们一点也不穷——至少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是也说不上富裕。父亲托玛斯·杰斐逊·威特拉是一个缝纫机商人，出售一种最出名、最畅销的缝纫机，总店就设在那个县里，每卖出一架二十块钱、三十五块钱或是六十块钱的机器，他就可以拿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尽管缝纫机的销路并不广，可是每年他却赚得到将近两千块钱；正是靠了这笔钱，他购置了一套房子和一块地皮，把房子布置得舒适、温馨，孩子们都被送进了学校，并且他还在当地的公共广场上开设了一片店铺，里面陈列着最新潮的缝纫机，他收购别的品牌的旧机器，用来折价换新机器，在价格上就能抵消十块到十五块钱。他也修理缝纫机——并且，他具有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充沛精力，他还在百忙中附带做一些保险生意。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等他上了年纪，而保险生意也做得够兴旺的时候，让他的儿子尤金·丁尼生·威特拉来接管自己的事业。虽然他不能预料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早作打算总是好的。

他的身材并不强壮，但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做事积极的

人。他的头发是赤黄色的，长着鹰钩鼻子、碧蓝的眼睛和引人注目的眉毛，脸上经常带着灿烂的笑容。他做推销员，是销售缝纫机的。他使尽浑身解数来诱使节俭的主妇或冷漠的丈夫认为他们确有必要买一台新机器，在工作中，他学会了各种处世之道，如谨慎、圆滑等。他知道怎样热情而又诚恳地去向人家推销。当然，这中间不免有些虚伪，有时连他妻子有时都认为做得太过火了。

当然，从根本上看，他的为人还是很可靠的，既诚实忠厚又勤勉节俭。他们多年以来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家，而且还积攒了一些钱留作急用。他们也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一家五口过得也很舒适，他们的屋子整齐又洁净。绿色的百叶窗配上雪白的墙壁，非常典雅。四面围绕起一个院子，里面有经过精心布置的花坛、平坦如砥的草地和几棵风姿绰约、枝叶初上的树木。屋前面是个走廊，里面摆放着几张摇椅，两棵树都作到了物尽其用，一棵树下有架秋千，另一棵下面有个吊床。附近有一个马厩，里面有一辆轻马车和几辆跑街用的运货马车。威特拉喜欢狗，所以养了两条柯利狗^①。威特拉太太喜欢可爱的小动物，所以她养了一只金丝雀、一只猫、几只小鸡另外一个高高地架在杆子上的鸟屋，里面养着几只知更鸟。这所住宅布置得典雅别致，威特拉夫妇都非常满意并以之为荣。

密里母·威特拉是个对丈夫既忠诚又温柔的好妻子，她住在克拉恩郡亚历山大附近的武斯忒小镇上，父亲是一个贩

^① 一种苏格兰产的牧羊狗。

卖干草和谷子的商人。她除了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外，再远的地方从来没有到过。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曾经上斯普林菲尔德看林肯的葬礼；还有一次，她陪同丈夫春逛过州博览会，那些日子里，在芝加哥湖滨每年都举行博览会。她懂得保养，仪态又很端庄，是一个在生活中很有情调的人；但表面上，她却故意做出一副沉稳状。她坚持要给她的独子取名叫尤金·丁尼生。这即表示对她兄弟尤金致敬，同时也是对那位有名的浪漫派诗人^①的深刻的纪念，因为他的《国王歌集》深深触动了她的心灵。

老威特拉认为，给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男孩取名叫尤金·丁尼生，似乎是很不妥当的，但是他很爱他的妻子，在大部分事情上都由她拿主意。他相当喜欢两个女孩名字：茜尔薇亚和玛特尔，都是她起的，三个孩子长的都很清秀可爱——二十一岁的茜尔薇亚，长着黑头发、黑眼眼，象朵含苞待放的蔷薇，健康、活泼、快乐，玛特尔生性不太活泼，长着一副娇小的身材和白嫩的面颊，看上去有点胆怯羞涩，但却非常惹人爱——据她母亲说，她就像她名字所代表的那种花^②，她喜欢读书和思考，诵诗和幻想。中学里的许多富豪子弟们都期待能和玛特尔聊天，跟她一块儿散步，可是他们面对她的时候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

① 指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892），他在一八五九到一八八五年间写成《国王歌集》，叙述亚瑟王的轶事。

② “玛特尔”的原文是 myrtle，花名。我国称之为桃金娘。

全家最心疼的宝贝就是尤金·威特拉。他比两个姐姐小两岁，有一头又直又亮的黑发、杏仁形的黑眼睛，挺拔的鼻子，下巴颏则曲线柔和，给人一种亲切感，每逢他笑起来的时候，他那整齐洁白的牙齿，就显得格外耀眼，似乎他也对自己的牙齿格外欣赏，很是引以为荣，他的身体起先一直比较弱，性情忧郁，由此而增添了一种艺术家的忧郁气质。因为胃不很好，又有轻度的贫血，他的外表就显得比实际羸弱得多。他的情感、热忱和渴望，全隐藏在缄默的外貌里。敏感害羞而又自负的他对自己常常无法把握。

在家的時候，他在屋子里东游西逛，狄更斯、萨克莱、司各特和坡^①的作品。他都读过，他一面漫不经心地一本一本地翻着，一面以一种惊奇的态度幻想着人生，大城市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他看来，旅行是件美妙无比的事情。他把旅行想作是件妙不可言的事。在学校里，他在抽空读泰恩^②和吉本^③的作品，同时惊讶地想着世上各大宫廷的奢侈豪华。他讨厌语法、也讨厌数学、讨厌植物学和物理学，只偶尔注意一些杂碎细小的地方。他对奇怪的事情总是很关注，这些事情总能在他的脑海中划下深深的印痕。——云的构成、水的组成、土壤的化学成分。春天、夏天、秋天，他总喜欢躺在家里的吊床上，看着树缝间显露出来的碧蓝天空。他的注意力会被一只展翅翱翔、沉思地平飞着的大雕，

① 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② 泰恩（1828—1893），法国史学家。

③ 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

紧抓住一片美妙的白云，像棉花般的高高堆起，如冰山一样源源流过去，他觉得这简直就像一支美妙的歌曲。他具有机敏的幽默感，富于一种同情心。他的爱好极不稳定，有时候，他想要学绘画；有时候，想要去写作。他觉得自己两方面都小有才能，可是事实上他哪样都没有好好学。他偶尔草草画上几笔，但只是一些细小的片断——一个小屋顶，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鸟儿从屋顶飞过；一小片水，上面有垂向水面的杨柳，有时还停泊着一只小船；一汪贮水池，几只鸭子在水面浮游，另外在岸边，总有一个男孩或女孩伫立在那里。事实上并没有多大抒情写意的才能，他只是被心中一种浓烈的审美感所驱动。一只飞翔的鸟、一朵绽放的蔷薇花、一株随风摇曳的树——都唤起了他的美感。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晚上他常常漫步于家乡的街道，赞赏着商店橱窗的五彩缤纷，商品的琳琅满目、人群所散发出的青春与激情的韵味，还有树隙里面人家那灯光明亮的窗子里透露出的甜蜜的爱情和舒适的家庭、和睦的生活气息。

他在心中狂热地爱慕着姑娘们，但只将其目光投向那些真正美丽清纯的——不过只热衷于那些真正艳丽的。他的心灵深处有学校里两三个姑娘的影子，她们使他想起一些优美的诗句，如“象拉紧的弦一样美丽动人”，“你的如丝般的长发”，“你的秀丽的面庞”，“轻柔的体态，飘逸的身影”^①，

^① 这三名诗第一句出处未详，第二句为美国诗人爱伦·坡《给海伦》一首诗中的一句，第三句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1770 - 1850）《她是个愉快的形影》一首诗中的一句。

但他却能抑制和她们聊天的冲动。她们是很美的，可是他觉得可望而不可及。他把她们看得过美了，其实美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灵里，他并不知道。有一个姑娘经常萦绕在他的思想里。他的黄头发编成一大股一大股，披落在脖子上，象熟了的谷穗似的。他远远地注视着她，但她从不知道，她不知道一双多么矜持的黑眼睛在自己没有注意的时候热烈地盯着她。后来她的家搬到另一个镇上去了，她离开了亚历山大。随后，他渐渐把她淡忘了，因为美貌的姑娘比比皆是。但他却永远记得她那金黄的头发和美妙的脖子。

威特拉原打算让这三个孩子进大学，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喜欢上学。他们都爱幻想，始终生活在一种被情感所弥漫、包围着的天地里，或许他们比书本更灵敏些。茜尔薇亚想做母亲，在二十一岁那年就嫁了《呼呈日报》编辑卞雅明·柏哲斯的儿子亨利·柏哲斯，结婚第一年就生了个小孩。玛特尔疯狂地埋头于代数和三角，她觉得很迷惘，在教书与结婚之间作出选择对她来说，似乎很难，因为尚未发迹的家境要求她做点儿事。尤金只会傻乎乎地读着书，对一些实际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偶尔写过一点东西，可是十六岁的他还太幼稚，所写的作品是孩子气的。他也画上几笔，但他画的东西究竟有没有闪光点没人能告诉他。实际的事情，一般都对他没有意义。一听到人生在世总得务实——应该像他父亲那样做买卖、在商店里做店员、经营大生意——他就害怕了。这可叫他毛骨悚然；他甚至不知道他这个年龄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并不反对父亲做的这种工作，可是对他来说并不适合。他觉得这无非是个没有前途、枯燥乏味的谋生

之计；至于干保险工作，那也同样糟糕。对于保险单上详细罗列的繁琐条款他根本就不耐烦去细看。有时候，他也在父亲店里帮忙，通常是晚上和周六，可是那简直是痛苦的折磨。他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上面。

早在尤金十二岁那年，他父亲就敏锐地观察到，他是不适合做生意的；到了他十六岁的时候，老威特拉更加确信了这种看法。从他看书的嗜好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来看，他也坚信，这孩子对他的学业是毫无兴趣的。玛特尔比他高两班，不过有时候他俩在一间教室里。据她报告说，他的眼光总是对着窗外，他总是生活在幻想中。

尤金在与女孩交往方面的经验并不十分丰富。他只有过一般少年人通常所做过的那种小事情——偷偷地去吻女孩子或是女孩子偷偷地吻他们——尤金属于后一种情形。但他并没有对哪一个姑娘情有独钟。在十四岁那年，他在一次宴会上有幸被一个小姑娘选中做了舞伴，经历了那一晚后，接着在“邮政局”^①的游戏里，在一个黑房间里他享受到姑娘的美妙的拥抱和热烈的亲吻，但是自此之后，就没再有过什么巧遇。有了这一次经验作铺垫，他就渴望着能在爱的天地里徜徉，不过总有点儿胆怯，有点儿游移不定。他怕姑娘们猜不透他；她们，老实说，也怕他，她们也不理解他。

可是在尤金十七岁那年的秋天，有一个姑娘闯入了他的心扉，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丝泰提·阿拍尔顿是个异常美丽的女子，她与尤金同岁，碧蓝的眼睛，纤细苗条的身

① 一种游戏，详见第二章。

材。她出奇地活泼愉快，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一颗敏感的男性的心是多么危险。她喜欢挑逗小伙子们，尽管这样并不是因为她对哪一个特别钟情。而是因为这使她感到有趣，即使如此，她可并没有什卑鄙无耻的想法，因为她对他们感觉全都挺好。她对忠厚的人比对老于世故的人更有好感。她喜欢尤金，或许就为了他那副羞怯的神情。

初次见她，是在他最后一学年刚开学的时候。那时，她从伊里诺斯州摩林城初到这座城里，进了高中二年级。她父亲到这儿来担任一家新创办的滑车制造厂的经理。她很快就和他姐姐玛特尔成了朋友，这或许是因为玛特尔恬静的性情吸引了她，正如玛特尔被她的快乐活泼的性情吸引住了一样。

一天下午，当玛特尔和丝泰拉从大街上的邮政局走回家的时候，遇见了正要去一个男友的尤金。尤金的确很羞怯，瞧见她们走来时，他想要躲避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们看见他了，丝泰拉相当沉静地走过来。玛特尔也急于想拦住他，向他炫耀一下自己身边的漂亮的同伴。

“你怎么不回家呢？”她停下来问。这是她介绍丝泰拉的绝好机会；尤金看来是躲避不掉了。只得硬着头皮站在那儿“阿柏尔顿小姐，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尤金。”

丝泰拉友好地向他一笑，主动把手伸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握着，紧张得似乎要冒汗。

“对不起，我的手不很干净，”他充满歉疚地说。“我刚帮爸爸修理马车来着。”

“没关系，”玛特尔说。“你到哪儿去？”